



摸月

□周苏荣

你想摸摸月亮吗？我从前就想过。

我家住在河边。夏夜，乡亲们都喜欢到河里洗澡。有月亮的晚上，大家洗完澡便三五成群地坐在河滩上乘凉。

我疯够了，躺在母亲的怀里，天上的月亮也躺在母亲的臂弯里，不舍得离开似的。我摇摇母亲的胳膊，问：“妈，你看，月亮怎么不走呢？”母亲哄我说：“你走，月亮就跟着走。”

嘿！月亮真的跟着我走，我到哪儿，它跟到哪儿。我觉得好玩儿，便想，我到河边，看你怎么办。我往河边一站，月亮就跳进水里，在浪尖上起舞，像被风吹毛了的一团火，忽隐忽现，一会儿被波峰抽成丝，一会儿又被浪花揉碎、淹没。

它随我来到河水平缓处，静静的，微风一吹，它时不时旋转一下。我想跳进河里，掬一捧月亮出来，看看它到底什么样子。我挽起裤子，小心翼翼地跳下去，才走两步，月亮就不见了。我站住不动，它又在我面前出现。我追着跑，跌了一跤，从水里爬出来，河水全乱了，月亮也丢了。

我悻悻地坐回岸上，看见月亮在水里，不远不近地和我对视。我看它时它也看我，我看天空，它高高地朝我微笑。我故意不看它，它又在别处出现。我闭上眼，睁开时，它缀在我的睫毛上。我用双手捂住眼，偷偷地从指缝一瞧，它也往里瞧呢！

那时，我真想上去摸摸月亮，看它是热是凉，是软是硬，是水做的、面做的还是纱做的。

当然，我那时还不知道，有个妇人到江边挑水，因日子困顿不堪，向月亮仙子求救，被仙子带到了月亮上；也不知道有个国王想摸天上的月亮，命天下人做箱子擦起来，他好往上爬，只差那么一点儿就摸到月亮了，做箱子的木料却用完了，国王就让人把最底下的箱子抽出来擦上去，结果国王摔死了。

离开家乡后，我虽常常想念少时的月色，却再无摸月的冲动了。

古人望月怀远，饮酒作诗；今人，已少看月色，也很少浮想联翩了。

前年夏天，我去呼伦贝尔盟的诺敏河，那里距漠河只有三四十分钟的车程。我们住在小旅店里，晚上如厕，见月光轻柔地洒下来，我便停下看皓月当空，听蝈蝈鸣叫。地偏人稀，千里无碍的天空墨蓝墨蓝的，月亮通透得很。以前，我们说“月亮蒙着轻纱”，那是中原的月亮。这里的月亮不着头饰，没有光晕，盈盈如水。

看着这“欲问行人去那边，眉眼盈盈处”的月亮，我忽觉天地之大，人这么渺小，距家千万重，竟想念起家乡来。

其实，月亮还是那个月亮，根本没有变，只是城市的灯光越变越亮了，人们也越来越忙碌，以至于把月亮忘了，谁还有摸月的冲动啊！



听蛙

□赵锐

夏日来临，雨水渐渐多了起来，小溪边，池塘里，草丛中，几乎随处都能看到青蛙蹦跳的身影。尤其到了夜晚，池塘里蛙声阵阵，好不热闹。

蛙声是属于雨季的，每当雨季来临，蛙声便会在有水的沟洼池塘中彻夜回响。赵师秀说：“黄梅时节家家雨，青草池塘处处蛙。”陆游也曾说：“蛙声经雨壮，茭点避风稀。”就是这样的一种声音，给潮湿炎热的雨季带来了无限生机，使雨季不再沉闷。

蛙声是属于丰收的，青蛙消灭害虫，保卫农田，是帮助农人丰收的好手。其实，青蛙不光能消灭害虫，它们还代表了农人对丰收的祝愿。农谚说：立夏听蛙，以卜丰歉。农民认为，青蛙叫得越欢，庄稼收成就会越好。这种风俗古已有之，例如范成大和辛弃疾就曾分别在诗词中说：

“薄暮蛙声连晓闹，今年稻田十分秋。”“稻花香里说丰年，听取蛙声一片。”

蛙声也是属于音乐的，它们富有节奏，此起彼伏却不显嘈杂刺耳，使整个夏夜愈发迷人。贾岛说：“蜃气为楼阁，蛙声作管弦。”吴融也曾说：“稚圭伦鉴未精通，只把蛙声鼓吹同。”听着此种天籁入眠，想必炎夏也会变得清凉起来。

古今中外，人们对青蛙有着深厚情感，关于青蛙的故事也俯拾即是。例如，小时候母亲哄我睡觉时讲的那个青蛙王子的故事。貌美如花的公主不小心把最喜爱的金球抛进了井里，后来在一只青蛙的帮助下才得以捡回，公主最后吻了青蛙作为报答。被公主吻过的青蛙变成了一个英俊的王子，最后二人结婚，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。我

在听这个故事之前，是有些惧怕青蛙的，可是从那之后，我就开始喜欢青蛙了。

当然，关于青蛙，也并不只是这些优美的诗句和动听的童话故事，在莫言的小说《蛙》中就有一段堪称奇幻的描写：为了计划生育而将无数“蛙”挡在门外的姑姑，在宣布退休那一晚喝醉了，回家路上误入一片洼地，被无数青蛙包围、袭击，青蛙的叫声和婴儿的啼哭声混在一起，哀怨、悲伤又委屈。此刻，莫言笔下的“蛙”同“娃”谐音，无形之中，二者之间就产生了一种关联。其实，在这部小说中，蛙就是娃，娃就是蛙，迷幻哀伤，令人动容。

今夏，蛙鸣又起，此起彼伏，我在这优美的诗句和或甜美或哀婉的故事中品味蛙声，不知不觉间，蛙声变得更加清亮动听了。

童谣

□代连华

“童子歌曰童谣，以其出自胸臆，不由人教也。”童谣又叫儿歌，没有明确的定义，通俗地说，它是带有浓厚地方特色，诙谐幽默，通俗易懂，形式简短，主要是儿童口耳相传的歌谣。

每个孩子的成长过程，似乎都离不开童谣。儿时，我们是听着母亲的摇篮曲进入梦乡的。“月儿明，风儿静，树叶遮窗棂呀，蛐蛐儿叫铮铮，好比那琴弦儿声啊，摇篮轻摆动着，娘的宝宝闭上眼睛，睡了那个睡在梦中。”这首歌谣至今听起来仍让人感到十分温馨。

“小白兔，白又白，两只耳朵竖起来，爱吃萝卜爱吃菜，蹦蹦跳跳真可爱。”那时我不喜欢吃饭，尤其不喜欢吃青菜，母亲总会一边夹菜，一边念这首童谣，让我吃得格外香甜。

冬天的夜晚总是很漫长，我们围坐在煤油灯下，听母亲讲故

事，故事的内容并不记得多少，那故事里的童谣却很快就能唱出来。“小老鼠，上灯台，偷油吃，下不来，老鼠老鼠你别急，抱个狸猫来哄你。”那时见了老鼠，我一点也不害怕，觉得老鼠就像童谣里唱的那般可爱。

春天，看到燕子飞来，我会开心地唱：“小燕子，穿花衣，年年春天来这里，我问燕子为啥来，燕子说，这里的春天最美丽。”那时，母亲正在南园里种植蔬菜和瓜果，暖暖的春风轻柔地吹着。日子虽然枯燥单调，因为有童谣的点缀，倒也色彩斑斓。

好童谣是心灵鸡汤，传递出善良与美好，滋润孩子们的心灵，使孩子们健康快乐地成长。每一首童谣都以不同的情趣和特殊形式，深深镌刻于孩子们幼小的心灵里。

有一次，我哄一个小男孩玩

儿，教他唱儿歌：“一二三四五，上山打老虎，老虎没打到，打到小松鼠，松鼠有几只？让我数一数，数来又数去，一二三四五。”

那小男孩愣愣地看了看我，然后嘴一努：“阿姨，你可真是小儿科，谁还唱这个呀！”这小子先是跳了一段街舞，然后拿着麦克风，且歌且舞表演了周杰伦的《双截棍》，看得我目瞪口呆。

那些熟悉的童谣，历经岁月沧桑，依然保持着曾经的纯真。但随着时间的流逝，童谣就像一粒粒珍珠，渐渐散落在岁月的长河里，再也无从拾起。

一个晴朗的午后，我边做家务边听收音机：“马兰花，马兰花，风吹雨打都不怕，勤劳的人跟你在说话，请你马上就开花。”一首熟悉的童谣传来，就像与分散多年的好友猝然相逢，心在瞬间温润如初，我仿佛又回到了无忧无虑的童年。